

浮

沚

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浮 址 集
(二)

周 行 己 撰

浮沚集卷六

雜著

座右銘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曰。汝學德思而行待人。過厚。可以保生。責己盡詳。然後有成。人惡勿記。人善乃稱。切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輕小善爲無益。聖人何長不恃小惡爲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無忘。嗚呼予乎。年旣成人矣。而行實迷其塗。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尙不守。惟汝不孝。汝尙無知。惟汝無教。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沈爲下愚。終身不靈。以貽笞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

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願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免之哉。

齋揖文

學校者。禮義之所起。羣居不以禮則慢。慢則善心日喪。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禮義之所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立身之要節。而學有齋揖。近或因循以爲末節。遂置而弗講。謂徒拂人之情。而無益于學者之事。此甚不思也。夫正者。一歲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羣居。正必拜。朔必賀。而朝獨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問安否以致愛。羣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則一日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朔。則一月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正。則一歲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以終其身。則一身之敬愛不可勝用矣。嗚呼。孰謂其無益于學也。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折枝之易。猶或憚而弗爲。則任重道遠。終身其能勝舉乎。此齋揖之禮所以不可廢也。

從弟成己審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說

周氏積德遠矣。居温州者及其輩才五世。由温州任起家者爲江陰。江陰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員外郎。職集賢校理。而卒。某嘗恨其壽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後必有大興起者。不在于諸父氏。必在于爾伯仲間也。成己于江陰爲適長孫。審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歛以成人之禮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說。而語其所以大興起其家之道。曰。爾亦聞有所謂君子之學

乎。夫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今之君子爲己而仕，爲人而學。何謂爲己之學？以吾有孝悌也則學，以吾有忠信也則學，學乎內者也。養其德者也，故爲己而學者必有爲人之仕矣。何謂爲人之學？人以我爲多聞也則學，人以我爲多能也則學，學乎外者也。利其聞者也，故爲人而學者必有爲己之仕矣。然則今之所謂君子者，古之所謂小人乎？爾于此焉，亦將何擇？吾嘗觀夫孔氏之門，其所以教人者多術矣。至于樊遲學稼，則不與；子貢貨殖，則不與；子張干祿，則不與。是何也？漆雕開不願仕，則與之。曾點浴乎沂，則與之。顏淵在陋巷，則與之。是何也？嗚呼！昔者孟子蓋嘗推其本而言之矣。以爲舜與跖之分，在于利與善之間。夫天下之人，何莫爲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乎舜之心也。不謂舜可乎？天下之人，何莫爲利，不必皆跖也；而曰跖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于跖之心也。不謂跖可乎？然則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天下之人，惟不知思，是以善與心昧，利與實滋。于其學也，不知爲己而爲人之爲說，于其仕也，不知爲人而爲己之爲利。先達之士，比肩倡于上；後進之士，接武應于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可返。此其甚可哀者。爾于是獨可無思乎？于成己，字思仁，爾則思之；孰爲仁乎？孰爲非仁乎？惡乎而至于仁，惡乎而至于不仁？古則有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其所謂仁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成吾己者，果不可以不仁也，則又思之，曰：仁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仁也，暮焉仁也；食焉仁也，寢焉仁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仁也。而後可以謂之善成己者矣。于審己，字思明，爾則思之，孰爲明乎？孰爲不明乎？惡

乎而至于明。惡乎而至于不明。古則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此其所謂明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審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明也。則又思之。曰。明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明也。暮焉明也。食焉明也。寢焉明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明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審己者矣。于直己。字思敬。爾則思之。孰謂敬乎。孰謂不敬乎。惡乎而至于敬。惡乎而至于不敬。古則有之。曰。敬以直內。曰。修己以敬。曰。毋不敬。此其所謂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直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敬也。則又思之。曰。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敬也。暮焉敬也。食焉敬也。寢焉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直己者矣。于存己。字思養。爾則思之。孰爲養乎。孰爲不養乎。惡乎而得其養。惡乎而不得其養。古則有之。曰。養心莫善于寡慾。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所謂養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存吾己者。果不可以不養也。則又思之。曰。夫養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養也。暮焉養也。食焉養也。寢焉養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養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存己者矣。于用己。字思本。爾則思之。孰爲本乎。孰爲非本乎。惡乎而得其本。惡乎而不得其本。古則有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此其所謂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用吾己者。果不可以無本也。則又思之。曰。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本也。暮焉本也。食焉本也。寢焉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用己者矣。嗚呼。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

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矣。用己者果以本矣。則其學也。吾必以爲爲己之學也。必爲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爲爲人之仕矣。非爲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斯所謂大興起其家之道也。書曰。思曰睿。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惟睿惟聖。惟罔惟狂。夫聖與狂。爾則擇之。古之人。名所以定其體。字所以表其德。夫豈徒哉。爾或不思。則名非其體也。字非其德也。吾之云云。侮聖言也。爾其勉哉。

論晏平仲

越石父之責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繲紲而弗謝。一入閨而請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情也。設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謂乎。

書李氏事後

夫善天下之所同也。爲善莫大于愛人。爲不善莫大于害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非獨三代爲然。繼三代者莫不然。唐之所以亡。五代之所以亂。蓋可知矣。方晉開運之末。胡人據有中原。盜賊擾亂蜂起。天下糜潰極矣。李氏以一布衣。能屈賊人而保萬乘之衆。此豈直智巧果敢而然哉。亦其愛人之義。有以動其善心故也。故能革暴使之勿殺。易貪使之勿取。夫人之爲不善。至于爲盜而殺人。亦甚矣。然而可以義動。是知善者。天下之所同也。況不爲盜而殺人者。有不可與爲善乎。故爲善無小。可以保天下。爲不善無大。不足以保一身。爲天下者。皆知善之爲善。則唐不至于亡。五代不至于亂。中原不至

于塗炭。夫豈獨一李氏可以保其鄉里。而爲天下者。不得以保四海。以及其身乎。嗚呼。善與不善。可以類求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睡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于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跋李文叔歐公帖

世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不能相無。能相消長耳。世用君子。則不賢者遠矣。世用小人。則賢者遠矣。朋黨之說。所由起也。昔慶歷之盛。羣賢並用。必有不得志者。遂爲黨說中之。欲以盡去君子。當是時。蓋有自列爲黨者。有憂死其黨者。然則果黨歟。非也。彼獨懼夫君子小人之分不明。而國之理亂由此其出。有憂之大。忘其區區一身。期悟當世之主。此仁人之用心也。世主欲知其說。無他。公與私而已矣。出於公。其道同非黨也。出于私。其利同黨也。忘一己而憂天下。謂之公乎。謂之私乎。斷可識矣。由今觀古。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然而以黨易黨。所以必復。必有憂心者。然後可與議此。文忠昔嘗爲之說矣。觀此帖。若有

戚戚然者何哉。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其斯之謂乎。

跋李文叔蔡君謨帖

近世士人多學今書。不學古書。務取媚好。氣格全弱。君謨正書多法魯公。簡牘行草。備兼諸體。皆能冠絕一時。學古故也。然而以古並之。便覺不及。豈古人心法不傳。而規模形似。不足以得其妙乎。

馮先生辯

或問馮先生參于某曰。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爲師乎哉。某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不是師。而將何師乎。或者曰。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而子曰先生之孝。雖舜不過如此。何也。先生以參自名。慕曾子。猶以爲不能及也。而以爲舜。不亦過乎。某應之曰。吾所謂如舜者。如舜之孝而已矣。舜之聖。固後之世未見其能及也。夫孝自天子達于庶人。能盡其道者。舉相似也。曾子之于舜。吾未見其有以異焉。曾子之于孝。以有曾皙者也。舜之于孝。以有瞽瞍者也。二者之盡于孝。是或一道也。子固以爲舜爲聖人。而其孝不可及乎。曾子之不得瞽瞍。而其孝不若舜乎。吾竊悲今世之人。自以爲不若人也。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不可及焉。則不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人焉。而爲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爲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之孝果如舜。舜漁于雷澤。漁者皆讓居。耕于歷山。耕者皆讓畔。而天下之士又多就之者。先生居于鄉。其德不及于閭里。在太學。太學之士無有與其賢

者。是果不如舜也。某曰。子以爲若是之不如舜。誠是也。子且以爲今之民。皆堯之民乎。今之士。皆堯之士乎。如之何必其人之皆化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生居于太學。其鄉人之賢者。率其徒。狀先生之德。上于祭酒司業。太學之士。聞先生之賢者。皆往拜之。雖不善之人。亦不敢不敬于先生之側。先生之德。亦可謂化矣。其曰不如舜者。不如舜之廣也。時勢則然也。其孝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或者曰。夫人孰不爲孝子。以先生爲孝。是顯天下之人皆不孝也。以先生之孝如舜。是舜之後。或聖或賢。皆不若先生之賢也。某曰。是又不然者也。吾豈敢厚誣天下之人哉。人孰不愛其親。而先生能盡愛親之道焉。盡其孝如先生者有矣。吾不得而知也。孔子之稱曾子。不曰顏子之徒皆不孝也。孟子之稱舜。不曰堯禹之君皆不孝也。舜之後。禹。湯。文。武。其孝非不若舜也。舜之孝顯也。禹。湯。文。武。而爲舜。亦舜也。天下之孝。天下之人皆能盡也。能盡其孝者皆舜也。豈謂古聖賢不若舜哉。當其可也。豈謂先生必賢于古聖賢哉。當其可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孝而師之。是子必不孝也。某曰。某于天地之間。豈敢以不孝自處也。雖然。吾學焉而未能盡其道者也。而先生能盡之。則其師也宜。或者曰。吾子之言。馮先生則是也。然衆人所不爲。而吾子必爲之。人皆以子爲狂且怪特。邀奇而好名者也。姑已之不宜有是名也。某應之曰。此又吾子之惑滋甚也。不識吾子所謂怪者。以其異于衆乎。以其異于聖人之道乎。吾學聖人道者也。合于聖人之道者。謂之常。離于聖人之道者。謂之怪。古之人未嘗無師也。雖聖人亦有師。吾之師其如舜者。獨非聖人之道歟。吾何怪之有。吾固怪夫世之人未嘗求師也。卒然問之。則必曰。吾亦何常師之有。否則必曰。

吾師其成心而已矣。夫二者固聖人之道也。而世之人以應人者。是亦未嘗有師者也。是亦未嘗師其成心者也。曰。茲不亂聖言以行怪歟。其或有焉。曰。師曰弟子云者。亦必求爲利而已矣。學必爲道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爲道乎。爲利乎。如曰爲道。吾從衆可也。學必有師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有師乎。無師乎。如曰有師。吾從衆可也。人之學不可以不知道。欲知道。必從師而問焉。吾學道也。吾求師也。而曰邀奇而好名。是則聖人之道皆不可爲已。然則吾安敢避是名哉。與其得罪于聖人。吾寧得罪于衆人。故凡有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爲之。凡有不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去之。是非止于道而公也。吾不忍枉其道以求合乎衆也。凡吾之所學者如是。是又不可不辯也。如有曰衆如是不可也。必從衆。吾則敬謝焉。如有曰道如是不可也。必從道。吾則敬受焉。吾非求勝者也。

馮先生贊

吾誰與歸。惟馮先生。舜盡事親。先生實能。以庶被逐。慟哭于庭。恐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迺徂于京。元豐元年。補國子生。三歲告歸。父猶不聽。稽顙自責。以顯厥誠。遂名曰參。以慕于曾。迺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慰孝思。憂心耿耿。望白雲飛。實隱不言。人莫之知。三舉不售。有德實遺。天之報善。亦何杳微。嗚呼。今世之人。鮮有不辱其親者矣。吾非斯人而誰與歸。

書呂博士事

元祐二年。秋七月。辛酉。大學徐生不祿。博士呂公率其僚。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已躍而起曰。於美乎哉。師

弟子之風興矣。自孔子沒。大道喪。悠悠數千載間。學者不知師其師。師者不知自處其師。維聖若賢。百不一遇。少也則聞有胡先生。能羣諸弟子于太學。教之禮風義行。翕然嚮古。今亡矣。三十餘年。謂晚生訖不可得見。迺復在今日。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先生之賜甚厚。非特太學化之。將亦四方化之。非特今世化之。將亦後世化之。先生之賜甚厚也。且將歌其風。倡之天下。布之伶官。而上之天子也。故書。

段公度哀詞

吾友公度。姓段。諱萬頃。廬陵人。負其學來京師求仕。元祐二年。開封攷其業。優薦之禮部。明年。禮部試。復爲第六人。遂以其名進于天子。擢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將以歸。榮其親也。未行。以六月十八日得寒疾。九日遂卒。嗚呼。今于公度。相得最晚。而相知最深。公度爲人。貌嚴而氣和。言直而辭順。樂人之善而厚于義。其文無所不能。通春秋。尤長于楚辭。有擬騷一篇。其志蓋將以爲天下。而不得施。可哀也夫。余故爲騷語以哀之。公度志也。有美人兮。吉水之陽。處幽渺兮。植蘭芳。紛菲菲兮。流長昧。莫與適兮。獨徜徉。曰。予以俟乎春兮。乘光。草木旣秀兮。鳥翺翔。鼓瑟兮。樂予行。來歸兮。翊上皇。采蓀苢兮。水中央。實旣與兮。飲予以瓊漿。命不奈何兮。以不康。乘回風兮。駕忽荒。雲靄靄兮。雨不降。非貺不腆兮。實民不良。望不來兮。悲傷。戀戀兮。難忘。

樂生傳

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錢。卽罷休。以其儻屋飲食之餘。遨嬉于邸戲中。旣歸。又鼓笛以歌。日

以爲常。其隣人有劉氏者。饒于財而多營。身勞而心常不足。聞其貧而樂。疑之。召問其故。曰。是吾貧爾也。非得已也。然貧則易給。雖勞而無累。吾是以得自樂也。富者入其說。憐之。舉百金。使收其利。而歸其本。生負金而歸。遂廢其常業。則心營指劃。貿貿然朝暮馳逐于市。及夜。又計之。惟恐其不足也。憊而寐。其聲呼。如是數日。隣之富人。不聞其爲笛以歌也。怪而問之。則曰。是吾昔也。雖貧而無累。故自得。今也多財而多累。故勞于心者常不足。以吾之一身。百金猶有餘。是惡用其多爲。願復以是歸于主人。富者豁然悟。曰。噫。是亦吾之累也。遂焚契裂券。守其分以終身。吾聞之。曰。有是哉。夫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噫。亦惑矣。吾可以自警也歟。故記之。

代李守寺觀祈晴文

狂恆雨若。顧敏政之不修。哀我民斯。念艱食之有害。方秋務穫。時霖弗休。諗茲罪譴之敢辭。仰覲高明之垂照。倬回陽光之赫。大決陰滯之霑。惠彼西成。遂茲豐歲。

代諸廟祈晴文

方秋務穫。霖雨弗收。哀我民斯。害于艱食。曰。暘曰雨。惟神之司。肅將潔馨。仰祈明報。

原武神廟祈雨文

天地之候。四氣之序。雨潤日暘。蓋各有時。自春徂夏。膏澤未霈。先時者苗將就槁。後時者種未入土。民有憂之。惟令民之父母。民憂亦憂。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憂亦神之憂也。令職其明。神職其幽。修政布

德以召和。令之職也。驅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職也。苟失其時。則失其職矣。是用潔蠲吉辰。恭祈嚴像。虔奉
苾芬之薦。仰期肸鬯之靈。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廟謝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時雨後愆。萬室嗷嗷。歸命于神。忝攝茲土。不得自安。當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惠。涪降
膏澤。合境告足。民心歡欣。是用虔修菲儀。以答靈貺。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謝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衆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精惟一者人。誠心雖微。真理必著。比緣亢
旱。仰叩覺皇。果大布于慈雲。遂涪降于甘霖。四野霑足。萬靈歡欣。三農務興作之功。百物遂發生之性。秋
成在望。民力稍蘇。悉歸廣大之神通。難報生成之妙利。伏願繼今以往。與時無窮。四海絕水旱之災。庶民
無盜賊之苦。永一人于有慶。保萬國之咸寧。

超化寺龍潭請水文

惟神無方。徧滿虛空。而水性亦徧滿虛空。水之所積。神龍之所宅也。惟龍能大能小。或隱或見。變化無常。
能以一滴之水。徧滿虛空。大地霑潤。萬物滋生。龍之爲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鄰神龍之宅。自春不雨。
以涉夏中。穀苗將槁。函種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憂。儻令弗虔。惟神之殛。而憫此民庶。將弗得食。願丐一
滴之靈泉。以爲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龍之神。感而遂通。不疾而速。又何難焉。

超化寺龍潭謝雨文

比以農工在務。時雨愆期。望陰雲之弗興。久旱魃之爲虐。虔傾丹悃。遐仰僊祠。恭迎聖地之靈泉。遠致敵邑之淨刹。神龍變化。雲雷勃興。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羣心感悅。諸穀遂成。是用式薦馨香。恭答靈貺。仍憑淨梵。還致靈潭。惟神聽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李守寺觀祈雨

萬寶告成。屬有陽于旱暵。百靈薦祉。竟無望于皇慈。永惟民食之難。實賴神天之祐。肅將誠潔。躬叩高明。祈布慈雲。普施法雨。使有生悉霑于利澤。均率土咸遂于豐登。

又代諸廟祈雨

刺史惟民之憂。民惟食之憂。神食于茲土。福于茲土。民之憂。刺史之憂也。刺史之憂。神之憂也。方秋百穀將成。雨弗時至。秀者不實。實者未豐。民憂之。刺史惟民憂之憂。而神亦惟刺史憂之憂也。是用肅將明祀。徧禱神祠。惟神憂其憂。而効其靈。使民不失望焉。神之德也。刺史之職也。

代天慶觀謝雨文

下民咨怨。雖愚而靈。上帝照臨。無幽不格。惟隆祥所以象德。惟務德可以動天。頃以秋稼將成。時雨弗至。念農夫之多戚。率官僚而竭誠。協臻顒若之孚。倏致霈然之澤。兆茲豐歲。曾不崇朝。荷大道罔極之恩。保斯民有秋之望。諗茲來報。仰冀降歆。

代崇寧寺謝雨文

有情咨怨。雖愚而靈。大覺慈悲。無感不應。比以農民之戚。仰伸梵竺之祈。曾不崇朝。霈然下雨。兆茲多稼。遂大有年。民無飢凍之憂。國有豐穰之慶。仰憑大力。難報殊恩。

代諸廟謝雨文

嗟我民斯。憂于艱食。禱于神止。望彼豐年。曾不崇朝。霈然下雨。大田回潤。嘉穀再生。仰承顧諟之靈。敢後馨香之報。

閑心寺蓋藏文

如來出世。立教隨機。菩薩間生。應病示藥。羣機不等。教設多途。彼病殊方。藥分衆品。故九百八十大部。總爲方便之門。而二十五餘言。盡識真常之旨。巍巍寶梵。各各叢林。獨茲龍就之名山。尙闕金文之祕藏。十方雲侶。罔得披尋。四衆檀那。若爲歸嚮。頃結金剛之淨社。時宗禪慧之妙門。月供千金。歲周二律。欲乘茲利。圖集大緣。儼就殊功。尙資巨力。若男若女。已乘般若之舟。此生他生。更結龍華之會。

閑心寺置椅桌文

淳古之風。巢居而足。莊嚴之事。華座非奢。彼時此時。以宜爲貴。前聖後聖。易地皆然。故彼藁席之儀。諒非棟宇之稱。惟吾此刹。建自大唐。僧徒歲增。梵宮日廣。每經壇齋筵之盛集。而設几敷座之或虧。趙州繩牀。雖淳淡而自得。維摩大室。亦高廣而必周。斯待檀那。共安吾衆。資道場之宴坐。儼獲心閑。願天下之普安。

同沾佛利。

代郭守修城隍廟文

神無不在爲物之宗。在無不報。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于斯。倉廩于斯。帑藏于斯。甲兵于斯。刑獄于斯。嘗亦大矣。報亦厚矣。故祀典有載。德音所及。祠宇之敝。咎將誰執。因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壞以完。增陋而嚴。以舍神止。神之臨矣。歲時祀之。民之福矣。惟吏之職。以是來告。

淨居寺蓋造文

永嘉名郡。圓機故廬。開山五百年來。受業一千餘衆。莊嚴冠于二浙。焚修聞于四方。爰有名代之宗師。實爲此邦之福地。昨因天數。忽遭火災。雲侶星奔。宮寶燼委。星霜之變。將及于歲周。土木之功。罔聞于檀施。某等屬以衆緣建請。使檄來臨。俾爲勸導之人。辦此興修之事。必資巨力。共集勝緣。此生他生。同成于佛果。若男若女。各發于好心。

閑心寺建藏院過廊文

不爲之爲。應時而造。能舍難舍。作佛最親。廣大聖經。藏輪已具。莊嚴佛土。廊宇未周。時節因緣。有不獲已。檀那布施。必所欣聞。願發大心。共成茲事。

閑心寺置經藏文

金人闡化。粵自西乾。白馬傳經。始于東漢。厥後流通彌衆。逮茲翻譯滋多。并合諸家。共爲一藏。皆是傳心。

之要。悉明成佛之方。凡我學徒。必勤修證。舍諸經教。何所依歸。闕然貝葉之文。虛此寶華之藏。敢求信士。共集大緣。儻發虛心。諸垂芳字。

浮沚集卷七

祭文

代朝請祭金華縣君文

悲夫人世生死相續。百歲幾何。草露風燭。昔我季父。起家白屋。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謂富與貴。不求從欲。職始校理。官纔郎屬。奄至大故。德卒不祿。嗚呼金華。實配我叔。安樂生同。艱難死獨。嗷嗷諸孤。孰爲饘粥。以卒婚嫁。以資飽煖。它時有餘。今日不足。人生如此。曷其反覆。惟某不孝。或謂可錄。叔父。父我。是教是告。叔母。母我。是拊是鞠。覬其有成。以嗣吾族。得官歸覲。喜溢面目。送我于行。涕泣以囑。平生善言。終身三復。微叔我告。我于何穀。微母我鞠。我于何餼。恩德隆厚。日月遄速。自叔之亡。如傷屠戮。往來見母。尙盡款曲。每及平生。相顧頗蹙。孰謂一別。罹此荼毒。彼蒼奈何。斯人不淑。聲容揚揚。杳不可矚。生死茫茫。昧不可贖。尊設酒醴。殺具水陸。銜哀陳辭。永訣此哭。

祭馮當世文

嗚呼。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或不知其死而傷之者。吾亦勝其所當。抑人情之必稱。何禮文之固常。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曾聲氣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許。或者謂公。公寧弗疑。欲妻以女。嘗不鄙夷。

不合而止。人亦斯已。還登于朝。終以薦禍。噫。士之相知。蓋百世而一遇。曾毫釐之未報。忽厭世而我去。謂大德之宜壽。曷中道而遽亡。天乎難堪。人也弗康。伊昔脫驂。惡涕無從。今此薄奠。以薦其衷。

祭親友文

生不可有。附贅懸疣。死曷能逃。泣露浮漚。金烏西墜。其誰與留。長川東逝。其誰與救。去歲今時。霜月如晝。公于是時。天命不祐。氣兮鬻發。風兮栗烈。公于是時。歸宅荒丘。念我昔日。與公相友。嗟我未來。匪友匪媿。我有季友。則謂公舅。公有令子。將慶公後。捨我長往。不遂一覲。具此薄奠。作歌以侑。公兮有靈。宜鑒于極。

祭劉絜矩文

惟子之愷悌明敏。鄉人待以有成。孰知其忽然至此耶。嗚呼哀哉。子之始來京師。與其兄同補太學生。便有聲。兄歸子留。以期于成。曰。親之志也。雖去親之側。而予不憂。居太學一年。太學以其行成。使試藝于秋官。果以得名。當此之時。鄉人咸慶子。而子之親亦望子以爲榮也。明年。既不利于春官。將歸省其親。鄉人既送子行。翌日。輒以疾告。急出視子。疾非尋常。子曰。此疾其將殆耶。鄉人皆曰。子也何至于此。乃與子卜。醫得吳。謀于鄉人。謀于朋友。咸曰。是良治子之疾。日見厥效。子亦自云。我之疾其有瘳乎。子既起床。坐且行矣。語如無事時。鄉人皆喜。且爲子合謀。曰。子當亟歸。以釋親憂。子曰。方夏之熱。我倦不可以行李。且遣奴歸。以報我親。俟秋而歸。及秋。子家使人來迓子于京師。而子之疾果殆于初矣。鄉人蹙然私謀曰。是將必不可以復起也。且奈之何。易醫凡三。藥物亦良。而不與病當。而已在膏肓。綿綿延延。竟殞厥身。嗚呼。孰

謂子之愷悌明敏而至于此耶。人皆有死。而子獨不壽而夭耶。昔者來自遠鄉。以待子成且榮。雖去親之遠。離親之久。而不以爲憂。今乃客死于京師。歿不得臨其屍。殮不得視其棺。爲父母兄弟者。奈何其悲。昔之所以不爲憂者。今則甚憂也。嗚呼哀哉。其奈之何。鄉人與子家門客張秀才共殯子之柩于國東門外。非葬也。以待子之家來取也。今月十六日。子家遣外甥僧修與子之故奴王新以書來報某等曰。子之柩以地遠隔江海。不可以負歸。無可奈何。願爲火化。獨得其骨。以還葬于鄉。與其在京師。亦可以不爲異域鬼也。嗚呼哀哉。子之親至于此。心如何其悲也。鄉人敢以是命。卜今月壬戌之良日。發子之殯。舉子之柩。將衣之以薪。而使子之形骸與火俱化。嗚呼哀哉。是亦子之命夫。病不得在親之側。歿不得終于寢之堂。葬又不得從先王之禮教。其可奈何。嗚呼哀哉。事固有不可奈何。禮固有反經合道。子其有知。斯達矣。生爲今之人。而死同太古之道。亦自有可樂者。如死者無知矣。則此又安足較耶。嗚呼哀哉。生死之道不可知。存亡之理不可推。其然耶。其不然耶。姑陳詞以薦誠魂。有知其鑒此。

祭張子充文

元豐太學。莫如子舊。學醇行懿。惟才之茂。徘徊場屋。數上數否。八行設科。遂爲舉首。天子嘉之。可爲師表。一命南昌。州學教授。再命辟雍。小學司糾。方將進用。疾遽不救。人胡爲善。天胡弗壽。昔送子舟。今拊子柩。潛然出涕。念子游久。仲氏懿親。同學良友。今子旣亡。吾故亦朽。人生萬事。何所不有。從事難任。卜居未就。男長女大。髮白面皺。視子之年。吾亦豈久。分旣有定。事非必偶。悠然任運。泊然自守。死生一門。聊飲吾酒。

祭劉取新文

緬歲月之逾邁。審吾生之多忤。慨百年之共盡。忽四時之代序。紛羣感之增懷。鮮一歡之獲遇。何懿親與
暱友。脩朝亡而夕故。若夫子之堂堂。矧年齡之未暮。惟生稟之正直。宜神聽之祐助。曾有政之弗施。而天
喪之奚遽。匪溺親私。實懷友輔。我善曷告。我過曷補。悵艱途之念深。弭情話而誰晤。悲一飯而三輟。痛達
旦而九寤。尋髣髴于平生。惝恍徨而靡據。唁嫠老以彌哀。撫孤遺而逾慕。疇先進于已往。閱逝川而競注。
託末契于後來。與今吾而異趣。已矣乎。惟達人之大觀。通死生于一度。泊暫聚之隨化。炯真常而永固。吾
知子之未嘗亡。子亦與吾而未嘗去。杳無臭以無聲。泊何思而何慮。

祭王司理文

生死之分。達士之常。曰仁者壽。壽胡弗長。典獄再期。孰匪孰良。凡我邦人。罔不曰臧。官斯事斯。吾亦其康。
今其亡矣。曷不盡傷。躬致薄奠。示哀弗忘。

祭女弟悅師文

西方聖人。明世之說。以親戚爲緣累。以死生爲幻妄。汝願學焉。而爲之徒。捐棄天屬。得其適于昨生。蛻脫
天形。復其真于今死。汝旣無憾。吾亦奚悲。乃若吾徒。學于中國。明人倫于一性。未嘗不哀也。而亦未嘗哀。
通晝夜乎一貫。未嘗不死也。而亦未嘗死。故吾哀而不傷。非累也。謂汝死而不忘。非幻也。汝旣學焉。知其
理矣。如或以生爲戀。以死爲憂。則何所見焉。而爲之學。何所學焉。而爲之徒。

祭劉令人文

惟順與正。女子之事。今人有之。克相夫子。哀此良人。泣繼以死。我思古人。此誠烈婦。身埋九原。義重千古。我則姻婭。逮其季母。不敢以傷。致此觴俎。

誌銘

趙彥昭墓誌銘

士患不立。不患不聞。元豐作新太學。四方游士。歲常數千百人。溫海郡去京師阻遠。居太學不滿十人。然而學行修明。頗爲學官先生稱道。一時士大夫。語其子弟。以爲矜式。四方學者。皆所服從而師友焉。蔣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祿。劉元承。今爲監察御史。元禮。爲中書舍人。許少伊。今爲敕令刪定官。方進未艾。戴明仲。爲臨江軍教授。趙彥昭。爲辟離正以卒。張子充。最早有聞。每舉不利。今以八行薦于朝。凡此吾鄉之士。皆能自立于學校。見用于當世。其間或先或後。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則有命也。然不可謂不聞矣。明仲之喪。某嘗爲誌以哀。不幸今彥昭葬。又來求銘。嗚呼。吾于彥昭。其可辭乎。彥昭爲人。博學知古今。性嫉惡。喜論天下事。自其少時。已不羣。方十歲。能爲猛虎行。鄉里大人先生。莫不奇之。以爲必有立。少孤。季父析其資產。與兄異財。稍長。曰。非也。悉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已而有名。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潁昌府長葛簿。屬天子益修學法。州置學官。選爲濟州州學教授。導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務科舉。士有成材。攷

滿朝廷以爲能遷辟靡正兼攝司業浸嚮用矣不幸有疾遂至不起年纔四十八官纔承直郎嗚呼悲夫
彥昭諱霄其先蓋會稽人五代之亂始徙永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先娶同郡薛氏生男二人
寧孫享孫女三人長歸沈琮次歸陳亶次在室再娶括蒼祝氏生男一人桂孫早死寧孫享孫皆才美而
善學人以爲彥昭有子也僅勝冠相繼以死彥昭之亡幾至絕世家入求得遺子于外曰紹孫今纔十歲
嗚呼彥昭才而爲善者也其報若此豈天之于人豐其名者嗇其福乎其歿于京師辟靡官舍大觀三年
四月六日也其葬也于其鄉李奧之原政和元年十二月八日也銘曰貴賤壽夭屬于天仁義忠信屬于
人達非其通窮非屯歿而不朽爲有聞旁可萬家李奧原善無不報尙後昆

許少明墓誌銘

三代而上士之賢者由鄉舉里選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職故朝無濫進下無失實自漢以後始詔策士
然猶問以當世之務不全以言至唐設爲科目文益煩而實益失法益密而氣益衰魁偉卓犖之士俛首
章句一不中程蓋有終身湮沒而不得進者夫天之降材固將有用于世而士之學道亦欲兼濟于時而
後世取士之科每不足以得之廢天之材乏士之用可勝歎哉吾鄉許少明先生蓋其人已先生身長八
尺眉目疎大偉然豪舉真人之傑也自爲兒童已氣槩落落日誦數千言數歲卽能爲詩從鄉里長者丈
人遊皆奇其才氣必大有成甫冠遊京師補太學生文詞秀出等輩學官先生交口稱道居鄉里教授學
徒諸邑交禮迎至學校邑令下車必造其廬請所以爲政有疑議多就諮決其爲人所禮重如此凡三上

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爲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嗚呼。若先生者。豈其學之不茂。才之不足歟。惟其科舉較藝之敝。不足以得高世之士。而司文者又未必知言之人。此所以覲倖十一而失之者常多也。崇寧天子。繼述先帝。嘗患科舉試言。一日之選。不足以得士之實。參稽古今。作新一代之文。州建學校。學置官師。罷三歲科舉之試。爲三舍攷選之法。又設八行之舉。以察隱德。凡士之占一藝著一行者。莫不畢用于時。可謂無遺賢矣。先生于是老且病。勸于世故。卒不見用而終。此可以語命也夫。先生名景亮。居温州瑞安縣。生五十七年。以政和三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家。卒之日。邑中之人。皆涕泣相謂。其君子曰。吾何遊乎。其小人曰。吾何依乎。相顧涕泣。至行道之人弗忍。蓋先生平日極輸誠信。樂施與。援人之急。所以得于人者如此。娶同邑趙氏女。生女子一人。歸郡學生薛得輿。無男子爲後。于是其弟景衡。爲承議郎大名府少尹。政和五年十月己酉。少尹舉先生之喪。葬于郡之西山瑞鹿寺之西原。以某與先生遊。卜銘。銘曰。爲天下者必用賢。而賢不必用者。取士之法未至也。法既至而不得賢者。有司之罪也。有司明良而或失之者。蓋亦有命焉爾矣。士苟知命。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嗚呼。少明先生之謂歟。

壽昌縣君胡氏墓誌銘

某之從祖叔父名況。崇寧元年。以奉議郎知信州鉛山縣事。十月庚辰。喪其夫人壽昌縣君。越明年。使來

告曰。吾將以崇寧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乙酉。葬壽昌于常州江陰縣來春鄉道泰之原。屬汝銘。某謹按壽昌君。姓胡氏。世爲毗陵望族。曾祖諱某。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沂國公。祖諱某。太常寺奉禮郎。父諱某。早世。弗及仕。胡氏自文恭公起家。嘗以其兄之子歸吾從祖祖父校理。旣又以其兄子之子歸鉛山。于是遂爲世姻。而壽昌與校理之夫人。以姑姪爲姑婦。凡吾周氏之族。皆曰鉛山夫人之賢。似吾校理夫人之賢。蓋其爲胡氏也。保傳之訓教者相若也。爲周氏也。姑婦之詔聽者相若也。故以其所以爲女事者爲婦事。而周氏之爲婦道者。皆曰是爲婦足法。以其所以爲婦事者爲母事。而周氏之爲母道者。皆曰是爲母足法也。嗚呼。女子之行。不出于閭。擬人之善。莫如其親。是所以書也。所以信也。壽昌蓋以夫登朝。封爲邑君。享年五十有七。生男子五人。某。皆舉進士。女子三人。長適晉陵胡璿。次適高沙李材。次許嫁姑蘇徐孝廣。孫女一人。銘曰。生有訓。歸有詔。婦是則。母是傲。惟壽祿。彼覆燾。訂來者。視豐報。

王君夫人毛氏墓誌銘

吾友良弼。將葬其母。以鄉八行朱敏功狀來請銘。維母夫人姓毛氏。永嘉郡人。年甫及嫁。歸同里王氏之瑜。王氏家方多資。屬舅姑相繼喪。世口衆費廣。家財稍衰。夫人才智出諸男子右。能不愛其裝具。悉貨所有。佐其夫以事本業。于是閉門處約。問遣服用。不敢修飾。至衣其子。雖弊不恥。艱躋數歲。家乃少贏。諸子稍長。悉遣遠就師學。聞州里之賢者。趣語其子曰。苟如其爲人。雖不利進取。吾何汝責。故其子所與遊。多鄉里善人君子。而所習問學。知本德性。異于科舉苟得之士。此其夫人所知。過人遠矣。良弼夫人長子名

清臣最賢。方夫人之疾。其初甚微。雖明醫不能察其所以治。良弼以爲憂。悉攷方書。精求藥材。得所謂乳核之證。與所以治療之方。于是夫人疾小間者數年。而良弼遂知醫藥。他疾有不能知者。往往投藥屢中。二弟天益、天澤。皆能遵其訓守。循循無大故。夫人年五十一。卒于政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四年二月十二日。乃始克葬于其里大羅山天柱峯之麓。銘曰。才而智。成人之室。維其義。子克家。法後世。夫人之譽永終惠。

丁世元墓誌銘

其曾孫某來求。所以表其實于某。昌期蓋周出也。于其父行不可得辭。且謂夫人爲吏以厚。一可書也。以儒施家。二可書也。爲善之效。三可書也。是可以書也。某安得而不銘耶。君諱某。世元其字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取葉氏。生子男一人某。先卒。女一人。適進士蔣某。于是元祐八年七月庚寅。敍而系之曰。敦彼人斯。吾邦是臧。封之巍巍。實爲其藏。貽示後人。無或吾傷。

蔡君寶墓誌銘

人生百年。歛若白駒之過隙。其間時命不齊。或三四十年。或五六十。抑又幾何。故未知善。必汲汲求知。善旣知善。必汲汲求爲善。豈惟分陰之可惜。蓋亦一念之不可怠也。吾友平陽蔡君濟。嘗爲予言其兄君寶。頗患俗之不美。親在而異財。旣歿而私居也。嘗欲廣其室廬以族處。益其田疇以族食。于以合宗族。于以表鄉閭。皇皇汲汲。凡經理資財。以爲是蓋十餘年矣。年甫強仕。志弗克就。而不幸以死。嗚呼。古之爲善。

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懼夫時不待人故也。君寶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爲儒者。而君濟最有知識。善學。賢士大夫多傾下之。其國朝旣包有四海。溫之爲郡。粵在海隅。而民方幸脫五代之亂。其上世未有業。儒爲官者。家或饒資。必被役于公。凡民一爲吏。則挾法鉤致。人情倚爲輕重。以邀利入。是時惟吾家曾大父贈屯田君與丁君世元。顧籍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稱長者。而二人亦獨相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歸世元之子。某生晚。不得親見其行事。尙聞諸族黨與鄉里長老之所傳。咸謂世元爲人性寬而色和。尤喜施惠。樂道人以善。無少長戚疎。皆得其歡。閭里有爭者。往往先就決曲直。君以爲可。然後敢聞有司。以爲不可。遂不復訟。曰。丁君長者。必不我欺。至其家一切飾以儒者法度。常曰。男女婚嫁。必于儒家。庶可訓以善而責以義。使子孫學儒。猶坐嘉蔭之下。自有清風。至于他術。譬如置之荆棘。動輒見傷。況足庇身乎。故于丁氏之家。無他業。而君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鄉黨莫不推重。以取法焉。則其爲善之效。益可見矣。君治平四年正月乙亥。以疾卒于家。享壽六十有九。其孫昌期承父後。以熙寧一年四月丁酉。葬君于郡之西山法濟院之北原。已恨弗獲銘其墓。于是始遣兄君寶之強爲善也。又如此。獨惜其年之不足。不能成其所願。爲以見于世。此可爲長太息也。君寶名元龜。娶母之姪女陳氏。生女一人。男二人。皆未名。其卒也。以政和二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濟書來請銘。銘曰。蔡氏之先。溫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溫平陽。世業儒仁。君材幹強。力相厥家。覬以儒昌。合族而居。謀之孔臧。年期不百。志弗克揚。垂髻在室。戴白在堂。人之亡矣。曷歸其傷。大輿之原。邑之西鄉。迺銘斯善。以慰其藏。

沈子正墓誌銘

永嘉沈躬行之父諱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紹聖元年三月某甲子卒于京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其居邑瑞安縣某鄉某之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狀來請銘觀君平生治行蓋剛介尙氣節不惑于流俗者也溫爲郡並海俗信巫祝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義方春病瘟鄰里親戚絕不相問訊死亟置棺他室密封固棄去百日乃啓爲喪事謂不爾且相傳以死有司不知禁民習莫敢犯熙寧初永嘉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臥疾數輩內外皆恐議如巫說君獨不顧觸禁忌具棺斂爲服朝夕哭泣薦奠如禮卒無他居邑火焚其友廬人莫敢嚮君聞譟作疾趨蹈煙焰負其母而出鄉人壯其義是可銘者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某氏生子男三人名志行躬行夷行女子六人嫁張暉陸綱林晞顏葉正己趙霽其一尙幼君喜儒男必遣就學女必歸進士洛陽程頤正叔京兆呂大臨與叔括蒼龔原深之與吾鄉先生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以爲君子之子其來請也又可得辭銘曰不惑于俗智也趨人之急義也君則已矣以尙其子

戴明仲墓誌銘

道學不明世儒蔽聰明于方冊文辭之間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義禮智根于心而措于事業致懵昧于理亂之機顛冥于進退之義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嗚呼間有懷才抱器知學達本之士可與有爲而湮沈下僚無所遇合且覲其逢不幸短命死矣可不爲之歎息哉吾友戴君明仲是已明仲資稟剛明少而

有立。嘗從洛陽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合于聖人之言。若自有得。方且沈涵充擴。日進而未已。優游鄉黨。期以有爲于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嗚呼。真可謂不幸也已。君之弟迅。狀君平生世次曰。君諱述。温州永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爲童子。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操筆立成。從人受學。未幾已盡其能。輒棄去。肄業鄉校。較其藝。常爲諸生先。因去遊京師。試廣文館。時趙丞相主文柄。得其所試業。異之。意其爲老儒先生。擢異等。而君未冠也。由是知名京師。以爲太學士。皆科舉口耳之學。爲未至。于是益遊四方。求古所謂爲己之學。尋居父喪。寢食如禮。廬墓終喪。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吏哀私錢完公舍以待君。至得狀。悉以俸錢償之。州徙君監銀冶。君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邑人爭挽留之。君徐譬之曰。仕宦顧當擇地耶。乃奉親屏居里中。優游累年。闔門讀書。若無仕進意。會州置學官。選爲臨江軍軍學教授。部使者交薦其能。俄以母憂解職。居廬哀毀。得疾以卒。時大觀四年三月癸卯也。妻同郡劉氏。右諫議大夫安上之妹。子男二人。顥。顥女三人。皆幼。君孝友直諒。挺然不可屈折。世儒或訾其太高。博學精識。議論古今。審至。嘗自許欲有爲于世。蓋于其小者。不屑就也。不幸短命。不克盡其才以死。有志之士。莫不爲之太息出涕。病且革。無一語及私。顧妻子在旁。無憐色。嗚呼。可謂難矣。其遊同郡林定爲哀君之文。亦曰。明仲蓋吾鄉之益友也。初舉廣文館進士。未試于禮部。喪其親。鄉人謂戴氏有子。將于此乎觀禮。明仲不惑于老釋陰陽之說。居喪哀毀。不食菜果。旣葬。廬于墓側。無一不如禮者。鄉人翕然稱之。登第。調婺之東陽縣主簿。有所不合。賦歸。去來十

首投檄而歸。會行三舍法。選用師儒。復出爲臨江軍軍學教授。丁母憂。得疾于倚廬。醫曰。是疾也。不可以風。盍遷諸內。明仲不可。曰。疇昔之夜。吾夢焉。有告以生死之說。吾其止于此乎。居六日而卒。嗟夫。生死亦大矣。而所守如此。則夫用舍行藏之際。其肯動心于刑禍利祿。而輒變其操耶。蓋其天資過人。遠甚。自少時爲文。已爲先生宿儒所驚異。益廣以學。則隆禮篤孝。不交流俗。議論超邁。器業不羣。將以大用于世也。不幸而止于此。其命矣夫。明仲樂人之善。而少所可。辱與定游久。其亡也。哀。故又爲詞以哭之。創大廈之崇高兮。非一木之能支。涉長流之浩蕩兮。豈芥舟之所宜。致黃唐于茲世兮。匪大人而曷爲。嗟聖賢之難偶兮。或異世而參差。幸皇明之在御兮。誕圖任于皋夔。彼蹈襲之爲學兮。邈層霄而管窺。望古昔以並驅兮。足次且而莫階。美夫人之智及兮。復勇義而弗疑。蹈中庸之正路兮。喟末俗之多岐。氣邁往而莫屈兮。肯折腰于夸毗。坐藝圃以導道兮。將舞雩而浴沂。何命極而至此兮。亶閔凶而獨罹。又神聽之昧昧兮。仍疾疢于荒危。豈吾喪之不勝兮。守禮經而弗移。夢有神以來告兮。實明者之前知。痛才難而莫贖兮。撫世儒而孔悲。晝惻惻以忘食兮。夕太息而不寐。寓斯文以告哀兮。匪交情之獨私。政和元年六月丙午。其家舉君之柩。葬于郡之西山太夫人墓之次。以行己爲同學。來請銘。顧二君之言。其文義皆可傳久。于是并著之而爲銘云。

何子平墓誌銘

客有服喪者。質貿然來。拜伏涕洟。興揖而言曰。恕嘗獲私于吾子。今也不幸。恕之先君大故。恕不敢死。以

圖卒大事。今既有期。敢來請銘。客余同學生也。不得辭。于是敍而銘之曰。君姓何氏。諱某。字子平。世爲溫州永嘉人。先無顯者。自父祖以來。皆以利術厚其業。君生長其間。心習氣染。若不學而能。及壯。卽多就舉貸。行賈江湖間。初不利。愈苦志經度。盡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與其價之上下。用是子錢稍稍登本。迺益羅取衆賈所棄。時其鈍利。爲之出入。人家緩急。須索百物。無不有。物直常數倍。遂致累資千萬。稱于大家。亦其平生直諒。用心勤久之效。非特智術然也。余觀司馬遷載古之貨殖。若陶朱公。師史之徒。皆智度加于常人。然後能各就其所欲爲。雖利道不一。要其行事。與君操術略相似。可以爲理生者言也。君初娶胡氏。生二男子。曰思。曰愿。皆先卒。後娶鍾氏。有男一人。元祐八年三月乙未。以疾終于家。年七十三。將以明年正月壬午。葬于州城之西南吹臺鄉斷塘里。銘曰。初艱而後贏。利之經。生勤而死寧。道之徵。尙者能能。而不尙者其不能。嗚呼子平。

朱君夫人陳氏墓誌銘

杉橋朱氏者。有厚德。能仁其邑里。其祖有名錢者。里人爲諱之。不曰錢而曰金帛。至今不改。此豈有禁令服從哉。某女弟歸其來孫昌年。嘗見其父祖輩行。多高年長者。粹然淳古。皆有溫良之氣。而女弟歸寧。亦每稱其家人女子。皆雍睦恭順。無間忌之行。于是昌年母陳氏爲嫡長婦。能身服其善訓。以佐助其夫子。凡所以善宗族。周貧乏。悉如其上世所爲。雖中年寡居。亦守此不懈。所以及今人獨稱其爲良家善族。亦其天資淳懿。與其父宿學長者。素所教訓之力與。朱氏爲一時之會也。夫人父諱某。夫諱某。皆溫州平陽

人有男子七人。長某。嘗舉進士。次二子。從釋氏。又其次某。爲太學生。有聞。皆先夫人卒。他人所不能堪。而夫人無深念。甚憂之色。非忍也。寬故也。比終。獨季子昌年。昌晨。當後事。昌年賢。嘗爲政和二年貢士。人期以起家者也。女子一人。爲尼。名戒學。夫人年十九而嫁。四十八而寡。七十五而卒。卒以政和四年三月乙巳。是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其鄉金山之原。服喪者有孫男八人。重孫男三人。以爲福善之報云。銘曰。一夫爲善。一鄉所歸。一婦爲善。一家所宜。人孰無善。胡莫弗爲。從義則利。從利則虧。銘以告之。守此勿墮。

鄧子同墓誌

吾之友鄧氏子。諱洵異。字子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師。越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卽其殯哭之。已而語諸人曰。哀夫。吾子同之亡也。夫道之不明。天下學士淪于流俗。以聖人書爲發策決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詔其弟。師傳其徒。莫不一出于此。雖有良質美才。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至頭童齒豁。不知反一言以識諸身。而子同少年敏發。于此獨知有所謂聖人之學之要。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體之所安。無不學也。其志蓋將誠于心而達之天下。嗚呼。孰謂吾子同之亡也。夫子同生二十二年。監綾錦院祕書丞諱良之子。贈朝請大夫諱至之孫。大夫君居鄉。動有禮法。祕書君爲中牟令。有聞。宜有是子也。而亡之。命夫。是歲冬十二月。其兄將舉其柩歸。將以某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村某山。鄧氏世爲成都人。以其世父龍圖君貴。遂徙居陽翟。子同之葬。耐先塋也。永嘉周行己誌。

葉君墓誌銘

葉生漸從子游。刻勤有志向。父死且葬。屬予銘。嗚呼。夫人有子。擇術業儒。義方孰大于是。葉君名芳也。居溫州永嘉也。業吏也。娶韓也。子洙與漸也。生寶元己卯十月乙酉也。死崇寧壬午五月癸亥也。葬其居會昌湖也。死之明年十二月庚申也。銘曰。人而弗儒。懵懵其趨。儒而弗居。懵也如初。而充而儒。君子儒乎。

周君墓誌銘

永嘉有隱君子者。姓周。諱某。字彥通。故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某之子。初校理以恩得補一子官。君居長。避匿鄉里。弗肯出。校理歿。資產貨財。一無所取。蕭然獨結廬于謝公山之側。治園居閒。未嘗交俗。歲常蔬食。日從佛者希淨遊。鄉里親戚。推其忠信篤敬。過其門。知其爲隱者之居也。入其室。知其爲君子之人也。至啓手足。又知其從淨公之有得也。生五十七年。卒于崇寧四年六月之庚申。葬于五年十一月之丁酉。其居郡之登瀛坊也。其藏瑞安縣之魚潭山也。娶同郡陳氏。生男二人。女二人。銘曰。卻榮而弗撓。去利而弗爭。恂恂然退若無所能。心平氣和。獨與道成。是爲君子之徵。

浮沚集卷八

五言古詩

憶歐段

歲暮何所思。道南咸與籍。出門泥漫漫。跬步成乖隔。人情未免俗。節物復感迫。念我江海人。紆節慕古昔。少年弄柔翰。頗謂得所適。豈有軒冕心。況自便菽麥。人生不可意。變態忽如弈。浪藉太學生。俯就科舉責。居然五六載。頗不料損益。貧賤思富貴。富貴悲迫阨。所得九牛毛。置身豈良策。何如謝客兒。會稽卜佳宅。文章富貴心。山水樂幽僻。長安不可居。季冬猶絺綌。緬望悲故鄉。恨無晨風翮。寒牕九轉腸。紛亂不可釋。此意竟誰語。坐覺鄙吝積。不見二三子。詎可論肝膈。悠悠百世名。浩浩此生跡。離婁燭千里。盲不見咫尺。營居有感。

有鵲銜枯枝。往往營其巢。巢成雌卵雛。雛出聲嗷嗷。雌飛雄啄食。絡繹日百遭。咄哉誰使汝。理也不可逃。曠曠宇宙內。顧奚獨汝曹。人生結棟宇。斬木與誅茅。經營壯有室。耆艾尙勤勞。

待李純如鄧子同

誰云相知好。相知亦吾累。一夕不在眼。青燈已無寐。晚定李鄧交。付託足心地。巍然諸儒中。百馬逢一驥。

對我懷抱豁。軒眉得深意。昨朝分手出。冠帶修人事。淹留久未返。終夕念乖異。搖落庭樹秋。虛牕發清吹。坐起無一歡。出門屢瞻跂。歸鼓朱絲絃。復理黃卷字。絃誦雖曰樂。其如心不遂。歛欲往從君。念無晨風翅。掃地焚香坐。聊以待君至。

題樂文仲懋軒

古有大隱人。不必在林藪。屠釣得賢傑。能出漢庭右。用之卽爲虎。信是經濟手。樂生淮海來。貧窶常露肘。迺翁病風痺。粥食不到口。下簾長安市。授經供卯酉。生涯一懋軒。貌作槁木朽。膽實大于身。豪氣貫牛斗。往往或下人。恐是黃石叟。屈身以伸道。此事古來有。貧賤交分薄。益見俗態醜。丈夫豈得知。事定蓋棺後。與爾同一笑。聊進杯中酒。

寄題鳳翔長孫家集芳亭

種木須種松。松有四時芳。種草須種蘭。蘭有十里香。衆木豈不大。秋至卽凋傷。百草豈不存。露下紛萎黃。人生事園圃。用意各有方。不貴草木多。只貴草木良。但種松與蘭。主人家道昌。

玩師求詩歸台州

越鳥棲南枝。胡馬依北風。人生亦懷土。安能長西東。玩公白雲老。方丈憑高峯。忽爲萬里遊。應緣來晨鐘。君看伊與洛。二川日溶溶。逝者亦如此。流轉何時窮。我居謝公山。天台一水通。莽莽宇宙內。那知忽相逢。塵埃識眉宇。覺我耳目聰。暫來還復去。有如無根蓬。令我長歎息。不得久相從。側身雞鶩羣。仰羨高飛鴻。

奉和佛月大師

朝出太學門。廣路長飈飛。如何緇塵微。汚我如雪衣。擬足投清淨。入寺扣禪扉。遇彼賞心人。發言破夕霏。既見彌明句。乃知侯喜微。琅琅發妙語。慰此渴與飢。小卷大字書。一一各有歸。更以金玉贈。萬丈生光輝。日落微雲收。明月滿書幃。

贈沈彬老

永嘉人物衰。斯文久零替。學徒寡道心。日與風俗敝。我生衰敝後。上思千載事。實欲閭里間。一一蹈仁義。敬重鄉人情。翻遭俗眼忌。晚得沈夫子。學問有根柢。矯矯流輩中。頗識作者意。歡然慰吾心。歸此同好嗜。吾子更我聽。士也貴尚志。古道自足師。不必今人貴。茶苦不異畝。薰蕕不同器。所憂義理愆。何恤流俗議。進道要勇決。取與慎爲計。去惡如去沙。沙盡自見底。積善如積土。土多迺成歸。讀書要知道。文章實小技。子試反覆思。鄙言有深味。自非心愛合。安能吐肝肺。行行慎取之。紓節思遠大。豈但勸鄉閭。永爲斯民賴。

敬贈李方叔

鷹

蛟龍吐雲氣。霧豹出文采。許穎有佳士。翰林風流在。吾道固多艱。明時屢危殆。嘉穀生螟蝗。稊稗勞取采。平生數萬言。未料寒與餒。天生濟世才。發揮必有待。伯樂一顧重。豈不價百倍。展足造青雲。會見絕四海。願我茅葦姿。謬欲漸蘭茝。達人固多可。借譽飾驚猥。丈夫一相知。胸中何磊磊。願作南山松。青青期不改。此事雖一時。風流激千載。

肺病

吾生與靜伴。早無適俗器。失身掛塵網。道心日已替。今茲得肺病。自可絕人事。默觀悟生理。是身同一蛻。代馬無南蹄。越鳥無北翅。物各歸其本。我何有于世。冠冕且罷休。養痾山水際。藉石看白雲。臨流鼓蘭柁。百種絕念慮。優游聊卒歲。誰云病疾苦。解后卽良計。

次韻李十七僧宜見過兼簡杜思誠

坎壈客遊子。歲莫懷百憂。困若伏轅駒。未遇甘垂頭。志度蘊剛潔。勁氣橫清秋。豈事稻粱啜。比翼黃鶴遊。人情憎遠客。言笑懷戈矛。有道死不泯。能易句句不。窮當志益堅。詎逐波上鷗。有杜莫逆交。有李山陽儔。曰想文義會。夫我心則休。心休日月閒。忽忽時歲逾。俗子浪嗤詬。日夕競咆咷。圓鑿事方柄。固知不相謀。我徒方外士。汎若不繫舟。東西與南北。無入不優游。至此願隨俗。俛眉愧前修。駕言歸去來。山寒不可留。薄俗利口實。斬斬非我俦。太息仰明月。忍作尋常流。

蚊

天地不愛人。生此人之苦。吁嗟實微物。身不及毛羽。利嘴善嗜膚。令人失眠睡。長夏五六月。執熱不通噫。此物于是時。翾翾夸得勢。一聚動億萬。翳空如坌塹。當晝卽散伏。得夜乃紛會。每見燈火集。不容設幃蓋。初若蠅毛戢。次第緣罅隘。稍稍傍耳飛。嚶鳴欲相賣。揮拂不敢停。得便時一嘬。所欲未涓滴。已見盈腹背。捨命不畏死。忽遭一拍碎。顧我七尺軀。豈不容爾細。蜂有毒在尾。爾有毒在喙。畏爾衆口多。不比蜂一蠹。

安得厲金商。掃蕩聊一快。

寄題江陵李潛道釣磯

嚴陵避世士。四海一釣磯。三聘非其心。獨采富春薇。蒙城有靜者。白首臥荆扉。築臺俯溪鳥。默翫道心微。箕踞謝官長。把竿忘是非。少年詞賦場。秉筆落珠玑。投老漫假板。長嘯卻南歸。緬懷直鉤理。濯髮待日晞。貧賤得肆志。富貴多危機。

觀傅公濟胡志衡楚越唱和集因成短句奉贈

清露凝百草。四海黃葉秋。遊子思故鄉。中夜攬衣裘。起坐不成寐。歎息銜百憂。久客豈其願。亦爲甘旨謀。平生少年日。睥睨氣食牛。秉志三皇前。展步狹九州。乃今已半百。尙有餓凍愁。生逢聖明代。不忍棄田疇。折節衆士底。足爲妻嫂羞。伯樂尙未遇。焉知非驊騮。觀其楚越集。迴覺出輩流。有如閱武庫。森然見戈矛。近者咸興作。無乃或暗投。五車空拄腹。一飽豈易求。不如臨洮子。匹馬萬戶侯。遇合各有時。莫笑東家丘。

復用前韻奉酬夢符學錄

子卿五言法。氣格厲勁秋。綿綿武功裔。尙不廢箕裘。洒然落妙語。一破萬古憂。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謀。惜其命不達。白首猶飯牛。學者願識面。或比韓荆州。儒冠真誤身。未免妻子愁。長安游俠兒。生不辨田疇。儒有不黔突。此輩飫珍羞。左右夾燕趙。出入跨騏驎。富貴卽稱賢。寧辨清濁流。乃知讀萬卷。不如持尺矛。斯言雖有激。亦爲智者投。古人願執鞭。如或不可求。君看授業生。已爲公與侯。颯然灌園翁。零落守舊丘。

古意贈答段公度

野人比芹子。昔獻已負慙。安得長者語。借譽苦爲甘。自愧敝帚姿。欲駕駟驪驂。寸進復尺退。虎穴詎得探。寄題方氏賞心亭。

日月歟不淹。萬物紛迴薄。冬索復春敷。夏茂以秋落。彼來無窮期。詎可盡酬酢。人生聊爾耳。政應如解籜。可料百年身。胡爲自束縛。達人暢高情。物物各有樂。濁醪隨身置。心賞悟遠託。陶阮寓酒意。斯亭豈虛作。送別。

人生如斷蓬。萬里忽相值。會日常苦難。別日常苦易。十年聞子名。未識已心醉。我友豈不多。愛子好心地。身小胸膽大。面目無邪氣。磊磊棟梁姿。溫溫瑚璉器。人物衰落盡。百馬逢一驥。我懷未傾倒。離別已復至。天寒霜正繁。山險道不利。君行獨何爲。百里求自試。願持孝友資。發爲惻隱治。上馬且勿難。吾民竚嘉惠。他年廟堂上。舉此亦不異。強飯數寄書。待爾慰窮悴。

同舍劉子美將歸唐作詩見貽次韻以送其行

我學比棘猴。漫費三年刻。技成無所用。奔走虛南北。儒生紛逐利。雅道日衰息。乃獨資章甫。取售裸人國。雖知自守重。豈若趨時得。念欲障狂瀾。亮非一簣力。吁嗟且置此。徒使氣填臆。與子共師友。焉得久默默。行行慎茲道。慰我日惻惻。

送友人東歸

是身如聚沫。如燭亦如風。奔走天地內。苦爲萬慮攻。陳子得先覺。水鏡當胷中。異鄉各爲客。相看如秋鴻。扁舟忽歸去。宛然此道東。我亦議遠適。西入華與嵩。飲水有餘樂。避煩甘百窮。相逢不可欺。偶然如飄蓬。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風。

和郭守叔光絕境亭

雲橫絕塵境。峻堞若繩削。羣山列培塿。衆水分脈絡。下瞰萬瓦居。縹緲見樓閣。松風發天籟。冷然衆音作。晶晶天宇清。塵襟一澄廓。

少年子

臨洮少年子。白馬黃金羈。醉向壇邊宿。小女倩縫衣。不惜千金贈。只惜少年時。當時不行樂。過時空自悲。

北山閣

北山有高閣。暇日聊登遊。臨眺益慘愴。焉能寫我憂。軒軒皆嶄石。激激瞰溪流。野鳥時上下。白雲自沈浮。徙倚事窮覽。良時忽我遄。日匿西岡下。月出東嶺頭。寒烟沒樹杪。勁風夾山陬。十月客衣單。不可重遲留。緬望涇水濱。使我心悠悠。

九日登高有感

置酒臨重陽。舉觴忽不樂。憶昔登高日。親朋盛杯酌。人事經年異。物景但如昨。生別未會遇。死別已冥漠。吾生更飄蕩。四海無所著。黃花眼中見。翻令懷抱惡。莫覓四坐歡。節序正寥落。

征婦怨

嫁君苦太遲。別君苦太早。官行有程期。不得暫相保。妾有嫁時衣。金縷光葳蕤。送君卽遠道。數日望君歸。君去竟何許。君歸竟何長。昔爲膠與漆。今爲參與商。朝看雲間鴈。暮看水底魚。鴈魚過幾許。何處寄君書。有食不下咽。有衣不被體。夜回九轉腸。日下千行淚。階前萱草長。奩內粉黛空。萱草不解憂。粉黛爲誰容。人生若朝露。顏色豈長好。況乃懷憂愁。憂愁復易老。及春不開花。結子待何時。君在須早歸。妾在長相思。妾不願君富貴。妾只願君賤貧。賤貧足相保。富貴多棄舊。妾不願君成功。妾只願君早歸。早歸及年少。功成妾已老。君去妾二八。容顏花莫如。肌白不著粉。色紅不施朱。卽今君尙未酬勳。妾年二十已有餘。

楊花

楊花初生時。出在楊樹枝。春風一飄蕩。忽與離柯離。去去辭本根。日月逝無期。欲南而反北。焉得定東西。忽然驚颺起。吹我雲間飛。春風無定度。卻送下污泥。寄謝枝與葉。邂逅復何時。我願爲樹葉。復恐秋風吹我令黃萎。我願爲樹枝。復恐斧斤斫我爲椽榱。只願爲樹根。生死長相依。

和子同觀音寺新居

太學士千數。濟濟多白袍。其中靡不有。令人愧遁逃。風俗且如此。焉能獨守高。詳擇乃其道。或得賢與豪。近復失段子。嗚呼命不遭。吾生得凱豁。誰能置圈牢。武或萬人敵。何用學六韜。文士亦齷齪。勞心徒忉忉。利害竟何許。相去九牛毛。脫略或吾事。青松隱藜蒿。麟鳳豈仰見。狐狸多叫號。如不卜清曠。樂此阮與陶。

文思韓吏部詩見杜工曹揮塵談風月中夜聲颼颼往往移北山不必反楚騷吾道用無窮所志各有操或隱身幽討或放迹遊遨平生事已定用心奚獨勞

送畢之進狀元二首

春風不開花吹雲翳白日天寒食不足江頭拾芋栗我馬不敢驅畏此霜霰密君行當奈何開帆轉飄忽
挽舟君且住爲君一洗拂今日此良會他時未可必我生鋤犁手一飯願已畢官曹雖強汝今汝心若失
扁舟行亦歸還我性曠逸騎牛不騎馬鼓腹吞溟渤他年作霖雨勿汙我蓬蓽

畢髯奇男子未識已心與獻策集英殿脫略獨豪舉二年襄陽幕歸舟峴山渚同事三日留時時作險語
隆準帝王孫蕭然好風度詩書百萬卷胸中莽迴互平生蘇惠州氣槩頗自許人生艱難際政可觀去處
二子經濟才用之則爲虎髯公且爲客王孫且爲主明朝各天涯歌眉爲誰嫵
莫笑參軍強參軍定強否
施師挽舟去回首空南浦

雨中有懷

世態紛戢戢客愁亦不盡坐牕木榻穿百慨逢一哂觸眼敗人意喜事日益泯小暑三日熱重我憂躁疾
崇朝一雨洗意氣覺清緊焚香彊起坐曲肱聽鳴蚓出門復有觀物色相蠱蝥危芳墮簷牙水蠟上塔楯
失勢蛛墜網得時朽蒸菌矜飛啄泥燕戢翼翔雲隼此理復誰論中腸紛結縕懷我平生好意得如合脔
款段屈薄宦有如驥服勒竟李困諸生豪氣浮海蜃華李本達識磊落忘畦畛恍慨任關西開口見肝腎

高蹈潘逸士。未能趨縣尹。小王頗清修。對策如射埽。復有孫夫子。未許連車軫。聚散各異處。單居謝推引。言笑誰與歡。思逝如抽筍。作詩當晤言。爲我發大轡。

奉酬天復古風

我生不愛言。欲言令人惡。總總乾坤內。抱此誰與託。昔者所親人。今或苦荼若。生交各分離。死交已冥漠。事非固必存。千載一轉腳。要知達士心。閱世等糟粕。不求萬法脫。不與萬法縛。索然天地中。去留如解籜。萬事豈足爲。而苦自結約。吾以此應世。方柄入圓鑿。何當得蔡侯。飄若雲中鶴。新詩近道要。如病飲良藥。上言古心人。次言時道薄。落落濟世志。拙者但駭愕。功名付吾子。我獨甘藜藿。誰知陋巷中。簞瓢有餘樂。

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壽還。呈秦少章。

客思日百種。無一適所願。入夏對燈火。坐牕如坐圈。開口畏禍機。俛首學癡鈍。嘉友不在眼。相思劇方寸。晚涼策馬出。豁然對清論。盈月阻良覲。歡喜論繾綣。上言得三益。次言科舉困。新詩破煩想。覺人體中健。重我特特來。殷勤留一飯。促膝對夜樹。蕭爽無俗忿。歸來勞夢侵。令人欲高遜。

政和丁酉。罷攝樂清。寓柳市莊居。和林惠叔見寄。

懷祿非其心。事君要以道。古來際遇間。每恨見不早。觀其風雲會。事業何草草。卓哉張子房。器博用殊少。恐量世主心。用此恰恰好。所以收其才。遠從赤松老。富貴非利達。貧賤非枯槁。超超聖賢心。吾欣願執掃。遷居有感。示二三子。

四時忽代序。靡靡無停息。白露應節降。涼颺變晨夕。閒居二十載。遷徙靡寧日。鳥鼠有巢穴。我居無定室。田園固所乏。婚嫁何當畢。貧賤難爲好。仁義寡所匹。總總百年內。萬事安可必。人生七十稀。我今五十一。齒髮已彫喪。肌肉乏腴實。固窮吾素分。苟得鮮終吉。餘年當幾何。任運非得失。

發東陽

客行無緩程。悲吟無緩聲。促促復促促。居家食不足。徘徊重徘徊。欲行還欲歸。近懷遠弗顧。強復驅車去。

七言古詩

寄魯直學士

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獨繼步。名譽籍甚傳清都。達人嗜好與俗異。誰欲海邊逐臭夫。小生結髮讀書史。隱憫每願脫世儒。幾載俛首黌堂趨。爭啜梁藻從羣鳧。野人鼓瑟不解竿。悠悠舉目誰與娛。幸有達者黃與蘇。誰復跼蹐如轅駒。古來志士恥沈沒。參軍慷慨曳長裾。相知寧論貴賤敵。詩奏終使蘭艾殊。當時仲宣亦小弱。蔡公難其才不如。迺知士子名未立。須藉顯達齒論餘。嬰兒失乳投母哺。當亦飲食瓊漿壺。

次天峯居士韻奉寄

天峯靜者巢箕叟。著書不爲牛馬走。夜雨題詩寄日邊。觀者辟易皆縮手。嗚呼大雅久不聞。吾道悠悠付

林藪伏龍鳳。雖人未知。腴田猥大。皆稂莠。將軍爲志窮益堅。魯儒雖死不更守。鵠鵬有翅。須搏風。苦李當道。誰開口。京師車馬十二門。一日萬億無不有。吞腥啄腐何卒卒。正坐諛言芷漸滌。可憐惠施多才卿。不悟據梧暝低首。功名浩蕩。悵何許。置身謀慮苦不久。盍似淵明歸去來。不作折腰求五斗。飽食大人如肉山。袞袞奔馳氣如吼。東山野人氣亦芒。郎將自昔今獨否。誰能脂韋化百鍊。世態欬如屈伸肘。何時尊酒話疇昔。擊節新詩意非苟。

泥雪憶志康公度元老

正月二日多雪寒。京師道路無日乾。巷南巷北一望隔。出門但見泥漫漫。歸來危坐官屋底。日飽太倉半升米。相思更覺行路難。蒙垢何當爲一洗。

和任昌叔寄終南之什

少陵作者今卓爾。彭澤一觴意何已。詩工酒逸覺有神。此理浪傳嗤俗子。卻求舉選科目間。仰看有道當汗顏。聞君欲往更愁絕。歸心日夜急飛湍。

送歐陽司理歸荆南

荆南秀氣有異才。我今見之歐陽子。長年讀書五車過。下筆神捷風雲起。一昨新書警末俗。儒衣喜好入骨髓。此君矯矯出輩流。一心本學妙達理。斯之自信謝黨與。萬口一律誰信爾。眼明卻見法令新。四海文章盡蘇氏。馬羣一遇伯樂空。近拔其尤自君始。可憐平生萬艱苦。及壯一官歸故里。丈夫行道會有時。用

心深處良獨知。眼中人才不易得。鳳翥龍驤非爾誰。野人一身日百謗。人笑阮癡端不癡。憶昔定交論心腹。示我青青千載期。茲事風流定不朽。謝爾紛紛輕薄兒。如此嘉會豈易得。端知聚散非人力。相期遠大莫相憶。要須身健且強食。

次君陟見志韻

秋風颯颯吹寒雨。寒士畏寒不畏暑。杜陵四海無尺椽。頗思大屋連千礎。大庇天下寒士寒。小利猶能及雀鼠。平生志大不小用。未解從人問科舉。可憐時俗喜儇媚。此道悠悠付何所。不如歸來負寒日。食芹得味絕不苦。人生何處無一飯。飽臥便便腹如鼓。

竹枝歌上姚毅夫

元祐辛未閏月既望。隴西太守燕客于郡之雅歌堂。客有某好余詩歌。因作竹枝詞五章。章五句。以紀其事。而一章言其行樂之欲及時。二章言其及時而樂。三章言其樂極而悲。四章言其悲而自反。五章言其反正也。

秋月亭亭揚明輝。浮雲一點天上飛。歛忽回陰雨四垂。人生萬事亦爾爲。今不行樂待何時。翠幕留夜燈燭光。主人歡娛客滿堂。龍船盛酒蠡作觴。秦吹齊歌舞燕倡。夜如何其夜未央。佳人玉顏冰雪肌。寶髻繡裳光葳蕤。齊聲緩歌楊柳枝。歌罷障面私自悲。坐客滿堂淚霑衣。酒當毒藥色當斤。人生行樂如浮雲。動□□□客已醺。美人不用歌文君。客有相如心不春。

壺傾燭燼樂事衰。堂上歌聲有餘哀。主人謝客客已歸。風蕩重陰月還輝。皎皎千里光無虧。

浮沚集卷九

五言律詩

上元被差監酤妙覺書呈文叔二首

密雪霑游幕。餘寒犯酒茵。坐招羣客飲。愁是獨醒人。事業慚知己。衣冠媿此身。吾生自有分。休問紫姑神。竊祿知踰分。論才昧所長。幸同操犢鼻。幾不試漁陽。醉客或遭詬。少年來索嘗。此吾稽古力。咄咄未須忙。

走筆問訊晁四以道

問訊晁夫子。成州去幾時。衣冠空攘攘。鬢髮獨絲絲。器業終難合。行藏只自知。嵩山讀書處。還許寄晨炊。故鄉羣盜阻。不見一人來。免死依君祿。全生抵酒杯。衰年聊爾耳。吾道已焉哉。未遂鹿門去。相思日幾回。

寓居婁氏樓居

樓高雲隱戶。秋靜月侵幃。曠宇涵天界。連山軸地機。宿鴉風葉亂。歸牧笛聲稀。身世浮雲外。人生何所依。

遷居柳市有感

緬懷彭澤令。從借剡溪居。水漫衆流會。山連夜逕疎。閉關非避世。爲道久忘書。乍愜幽棲趣。永欣塵鞅除。羅含亦有宅。洲渚啓柴門。未足拒風色。猶堪隔世喧。卜居空著論。畢娶詎忘言。且折薛中券。相從離下樽。

臥病京師。蒙少伊察院惠米。因敘歸懷奉呈。

臥病逾三伏。辭鄉已四年。故人分祿米。鄰舍貸醫錢。志業其如命。行藏休問天。吾歸舟已具。老去合求田。再依前韻酬少伊。

亦有南堤宅。棲遲可寄年。免從依廩賃。賸得買鄰錢。爲道難逢世。知吾獨是天。小橋連里巷。行日話桑田。

次少伊韻反招隱

伏蒙少伊察院和篇。有招隱之句。夫言歸者。衰病之所慕也。公方振職臺綱。四方想望以爲重。詎可云乎爾。輒次元韻反招隱以復之。

我已逾衰齒。公猶小五年。少時能作賦。平日不言錢。風采桓公雅。詩情白樂天。朝綱方有賴。未可話歸田。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韻寵示二篇。輒復酬和一章陳德。一章敘情。

恂恂許御史。清譽自初年。門絕苞苴使。家惟薪菜錢。文章名蓋世。忠義力回天。不爲兒孫計。何須僻處田。咄咄休無賴。栖栖又一年。時從柱下史。獨貸薛中錢。多病惟須藥。長貧不怨天。歸期無遠道。猶滯稻梁田。

雨後晨出榮澤道中寄嘉仲明府

宿雨郊原潤。新晴禾黍香。天高晨氣靜。地闊野風涼。忽忽憂羣盜。惓惓懷故鄉。攝官聊免死。何敢論行藏。謝嘉仲相招寄居榮澤。

已解陳蕃榻。仍留杜甫亭。飽聞期月政。願受一廛氓。萬事尊中酒。餘年水上萍。依投知有地。流轉任浮生。

送李子興新筇歸寧

新恩好驥子。門戶有輝光。昏宦通三世。山川共一方。拜親今綠綬。傳業自青絳。買宅如來此。相從及早涼。

寄題江南李氏四照亭

聞道新亭好。開軒四望虛。葱葱佳氣合。袞袞衆山趨。野鳥來還去。浮雲卷卻舒。登臨富幽興。應不羨陶朱。

道中有感

晶晶平川靜。暉暉寒食曛。連山荒白草。屬地亂黃雲。歲晚關心事。天邊爲客身。扁舟終不惡。奔走失吾真。

次渠僅老韻四首

癡拙時無用。歸來老罷休。夜寒爲客夢。歲晚異鄉愁。烏有南枝宿。川皆東海流。凭高望歸路。雲重失滄洲。世事人情了。年華鬢髮侵。平生憂國淚。老去戀鄉心。四壁家千里。三秋書萬金。號寒小兒子。念汝故情深。烏暮已歸宿。吾今行亦休。百年能幾許。萬事不勝愁。貧賤須行樂。功名可枕流。鱸魚秋興遠。風起白蘋洲。憂患功名晚。塵勞歲月侵。愁來無與語。老去獨傷心。不復周公夢。寧須季子金。題詩憑遣興。情極恐言深。

次李榮澤韻

已罷仍僑寓。雖貧強客羞。閒居非素隱。高臥得清秋。故國今何在。他鄉未免憂。爲儒生用拙。老去更宜休。

宿大足寺

塵埃得古寺。突兀亂山中。疊徑僧居僻。懸崖鳥道通。塞雲常雨雪。山木自多風。萬事浮生外。心花發暮鐘。

送左與言赴杭司錄

艱難惟義重。去住各愁深。喬木迷歸夢。孤帆伴客吟。相看憂國淚。獨立望鄉心。到日如無事。來書速寄音。

晨至石碣院時喪女殯此院二首

蕭寺來人少。祇林過雨清。日光微破影。雲色未全晴。久客嗟殊俗。中年哭後生。庭前空柏子。此意復誰明。曉色初明野。雲容尙隱林。蒿萊三徑拙。烏雀一枝深。憂患他鄉淚。淹留故國心。平生丘壑趣。衰謝媿同襟。

送王天粹登第歸

王氏青箱學。名家千里駒。朝廷求士急。吾子應時須。上第人皆有。高才世久虛。別君誰暖眼。書信莫令疎。奉和林惠叔

攝邑聊觀政。無才可及人。案書捐吏役。簷日遂吾真。聽說桑麻好。慣言雨露新。貧居願時熟。聊試甑中塵。世間同大宅。何處是安居。臥地有知足。棲巢亦晏如。松楸懷舊隱。城市遠先廬。衰病難堪責。交遊喜漸疎。書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

王子吹簫處。孤城城上臺。回回衆山入。隱隱一川來。花草三春合。軒牕四面開。得官兼吏隱。端復謝塵埃。原武喪女有感

人世剎那頃。汝身能幾秋。一生如夢了。萬事蓋棺休。年老不禁哭。夜長都是愁。棄置復棄置。千古共山丘。飄零同逆旅。生死異前途。恩愛此生斷。聲容昨夢餘。幻身今墮甑。戲事已陳芻。寂滅眞爲樂。勞勞得爾如。

秋霽分韻得中字

清晚搔頭望。晴天已不同。霽烟才冉冉。雨意却濛濛。爲客艱難裏。思親涕淚中。獨憑心事在。倚杖看秋鴻。

春日郊行

野步春郊淨。佳遊病眼開。風流可憐柳。零落不堪梅。水接仙舟泛。山紆俗駕回。歸歟月已沒。餘興更登臺。

聞官軍捷報呈彥升時仲

滯雨春惟冷。端憂夜更長。曲肱思已亂。如面世難防。捷報聞平寇。安書喜到鄉。鹿門心未遂。誰與論行藏。

五言排律

壽郡守

僊系蘇門遠。英流富緒長。胚胎潛間氣。庭玉煥祥光。永日輝南陸。融風麗北堂。綵餘長命縷。香剩浴蘭湯。丹穴皆威鳳。荆山必豫章。精神森秀發。器質儼溫良。懿學傳經濟。嘉猷合贊襄。慶流多顯赫。筮仕早騰驤。遊刃無閒劇。提衡絕否臧。高情薰愛日。勁節肅清霜。暫借朱轡出。行看皂纛揚。頌聲喧道路。輿望屬巖廊。時遇生申旦。官臨指李鄉。衆真金闕奏。滿郡玉爐香。強仕春秋富。昌朝事業芳。臣千君萬壽。廣載濟時康。

原武祈雨有應呈諸同僚

嗷嗷憂旱魃。懇懇叩神祠。自疏官多曠。無辜歲莫饑。奇峯俄變黑。甘液遽如篩。雷電寧無物。風雲自有師。

荒郊回沃壤。榮穗發萎枝。攝邑乖爲政。同僚實副時。民心惟禮義。邦本繫安危。食足無他事。恩餘及我私。白看雲子粒。滑想杜陵匙。拂拭萊蕪飯。香炊定可期。

七言律詩

壽沈守

三甲三千五福俱。胸中落落貯瓊琚。池塘芳草詩情遠。富貴浮雲世事疎。一郡壽爐薰愛日。層霄仙籍寄眞書。君王萬億臣千億。永作天官拱帝居。

壽時相三首

皇天祐德必生賢。尊主功高五帝前。嶽骨昂精來間氣。彭齡聯壽與遐年。遠無憂患身先退。近有湖山樂更全。祇恐蒼生須謝傅。每聞人誦袞衣篇。每聞人誦袞衣篇。又值君臣慶會年。臘雪已先調鼎實。春風還是作霖天。經綸道自心源出。損益時隨世變遷。當宁旰宵懷舊德。非公誰與濟商川。非公誰與濟商川。年德俱隆文武全。省事省官民自定。足兵足食務當先。烹鮮取治惟無擾。置器期安在不偏。公壽且千君且萬。四方永永樂堯年。

次僧曇隱謝見臨韻二首

倦雲小息五公山。來往扁舟勝據鞍。強飯未能追馬革。寄餐端恐識豬肝。山泉周匝流清泚。古木森羅照屈蟠。獨臥北牕懷太古。元無一物到門闌。

隱跡僧居無所爲。蒲團曲几面清池。一身有累須三逕。萬物無私各四時。心與溪山相宛轉。事隨塵世漫紛披。山中不用詩招隱。已約施巖采紫芝。

几山出示陽橋唱和諸什。竊慨英才之沈寂。光景之流邁。因兩次其韻。皆以少日爲篇首。一以贈監鎮孫和仲。一以贈知丞苗几山云。

少日稱豪弓馬場。時平不復戍漁陽。引杯看劍夜雲黑。橫槊賦詩寒日黃。霜落草枯閒戰騎。位卑祿薄困征商。白頭未試吳王妓。楊柳蕭蕭古道傍。

少日稱豪筆硯場。一官家近住河陽。人情易變春雲薄。世故飽諳秋鬢黃。寒日蒼涼臨迥野。浩歌悲壯激哀商。時平民樂官無事。醉倒題詩舞袖傍。

子固嘉夫相過觀几山唱和

萬事都將笑一場。不如載酒訪高陽。凍消地面可憐綠。日暖柳枝無奈黃。尙德久從君子魯。言詩仍有起予商。太平無事閒居樂。且醉高樓大道傍。

再和子固

老年不入少年場。不似當時在洛陽。福善坡頭回曳練。石家寺裏看姚黃。春風楊柳東西陌。古道樓臺南

北商。流落如今歸未得。白頭憔悴卷城傍。

嘉夫再有冰玉交輝佳句。復和酬報。

爛爛雙瞳掣電光。照人皮裏有秋陽。誰將鼠臘同蒼璧。枉把鹽車服乘黃。合有猷謀陳稷契。卽看灝噩繼周商。近來佳句驚人甚。敢竝蒹葭玉樹傍。

和李文叔見招

杜曲林泉可寄年。功名富貴有危顛。囊中佳句渾輕與。海內名方莫浪傳。赤腳拏舟能楚些。明眸度曲解胡旋。且過叔度留終日。未問他年騎錦韉。

再和文叔

事業功名看百年。千杯醉墨謾張顛。關西夫子時方棄。稷下諸儒誰與傳。契闊十年纔道舊。間關千里又言旋。飄萍斷梗無根柢。愁喚羸童理破韉。

病中思歸呈千之十七兄

白首遑遑謾世憂。我今問米下揚州。支離病骨難堪暑。浩蕩歸心不待秋。兵火彫零餘故里。功名衰謝獨扁舟。腐儒老死終無用。收拾綸竿好去休。

再用前韻趣歸

故鄉何處海東頭。地盡東南最勝州。水陸歸程幾百驛。風塵回首恰三秋。無才北使能降敵。決意東歸已

辦舟去國不緣明主棄。只緣多病更宜休。

和孫德平病秋思歸

春雨秋風無盡期。鳶飛魚躍各天機。年光逝水催前浪。世事浮雲換白衣。草木變衰知節改。田園蕪沒要吾歸。人生萬事惟心可。真處何妨世俗譏。

奉和知丞苗几山時几山以謗被劾

陸沈僚底惘睪瞿。玩世滑稽常自如。鞍馬猶堪供矍鑠。功名誰復念居諸。胸懷金玉天知我。仕宦風波丞負予。尊酒夜闌聽軟語。清談笑謔極羣書。

和使君閔雨

布穀催耕候已深。驕陽未肯化爲霖。一年鈴閣傳齋禁。三月花時負賞心。空谷靈湫能奮響。叢祠古木已成陰。時取九華龍水。又禱西祠。侏儒飽死渾無計。屬耳頽牆聽雨音。

次胡志衡韻

城北城南春渺然。幅巾藜杖望晴天。何須多事途窮哭。莫倚高才甕下眠。渭水來從鳥鼠穴。隴山真接首陽巔。登臨未盡牛羊下。安得羲和叱馭旋。

和蔡八十約同歸

十年塵土送春衣。每見春風憶翠微。射策決科知已誤。求田問舍早須歸。人生豈料長身健。行李還應與

願違遙望故山心。獨往杖藜三嘆暮雲飛。

再和蔡八十約歸

聞說尋山意已清。況逢佳客作山行。百年心事同杯酒。萬里春風出帝城。秋燕欲歸棲集穩。春鷗無事往來輕。風流定是輸陶謝。應笑癡人似步兵。

五言絕句

蘭溪驛

小雨滋春態。餘花落晚香。扁舟還獨往。誰與論行藏。

姑射仙人

易簡乾坤理。和平兆庶情。誰知爲帝力。萬國自生成。

魯直帖

秀潤瞻眉宇。清真接話言。端能愈吾疾。已覺意超然。

李端叔帖

鐵面黃犀骨。霜髭燦蝟毛。晚年聊混俗。猶不廢稱豪。

米元章帖

戲事芻陳了。浮生飯墮休遺音。餘朝墨。人尙想風流。

七言絕句

和丁忠節三首

絕廬高隱白雲間。德行人知是閔顏。側席求賢新詔黑。肯教夫子久居山。
七十稀年幾許閒。星星鬢髮半衰顏。寸心灰盡周公夢。不戀朝衣只戀山。
大儒出處自無心。調燮功高利物深。用舍行藏皆是道。不分朝市與山林。

送禪照大師四首

常寧隱子書來告行。隱子喜文而未及道。是行也。將求師而問焉。友人林惠叔贈言。有脫鞋之語。
隱子疑曰。薄之甚矣。非也。予因述其語贈行。且解按劍之疑。

海鴈年年自往來。迢迢此去幾時回。春風滿路真消息。應是桃花處處開。
千峯如畫不安排。的的天然更莫猜。草碧花紅春鳥叫。此中何處問如來。
行行識取靈巖路。多少遊人只麼回。門前有箇擎天柱。千萬歸時帶取來。
脫卻多年破草鞋。腳根步步踏如來。昔人根鈍真堪笑。直待血流方始回。
和趙鼎臣贈呂令二首

幕下胸中水鏡寒。否臧定不失毫端。要知四海皆兄弟。莫作前人青白看。
坐衙官似坐禪僧。萬物風行自飲冰。縱解他心無所得。不知何處計才能。

偶書楷老帖後

楷公不見十三年。何處高談洞下禪。禪裏相思無是處。不相思處有誰傳。

春日五首

送春小雨作輕涼。碧瓦鱗鱗動霽光。紫燕銜泥歸舊屋。黃蜂採蜜度斜陽。
小牕午枕夢初醒。特特來尋春徑行。晴日暖風無俗客。岸巾柳底聽新鶯。
蛺蝶尋花經竹過。蛛蜘蛛結網趁絲行。簷前飜翼頻來燕。葉底窺人欲去鶯。
深院回廊春日長。晴絲冉冉暖浮光。五株恰似陶彭澤。滿縣愧爾潘河陽。
無賴春物惱人愁。百年心事信沈浮。何時買得會稽宅。蠟屐自作烏衣遊。

元日同麻萬紀王振叔行南寺五首

正月一日思悠哉。水邊盡日意遲回。豈無俗人一盃酒。不作區區城裏來。
岸頭欣欣木向榮。岸下涓涓春水生。晴日暖風無俗客。故尋野徑逐溪行。
寒風昨夜動天起。春色今朝入眼濃。橋北斜斜柳垂綠。岸南細細草生茸。
南寺橋頭緩緩歸。卻來高閣更遲遲。水邊白鷺雙雙立。樹杪烏鴉箇箇飛。

出自西門入北門。南迴東轉逐村村。輕黃淺綠飽經眼。卻得歸來細細論。

哭呂與叔四首

平生已作老藍川。晚意賢關道可傳。一簣未容當百漲。獨將斯事著餘編。
淹留也復可疑人。不向清朝乞此身。芸閣校讎非苟祿。每回高論助經綸。
朝聞夕死事難明。不盡心源漫久生。手足敗云猶是過。默然安得議虧成。
朝廷依制起三王。歎惜眞儒半已亡。猶有伊川舊夫子。飄然鶴髮照滄浪。

睡起偶書二首

晴日薰人午睡迷。輕舟小楫夢中歸。覺來搔首牕前立。草綠花紅燕子飛。
爐香一炷滿牀書。野杏山桃三四株。食罷睡餘還獨立。一身此外復何須。

瀟湘暮雪

凍雲垂地雪紛飛。日暮天寒鴈已歸。猶有江頭問津者。不知此去欲何依。

春閨怨三首

春盡遼陽無信來。花奩鸞鏡滿塵埃。黃鶯恰恰驚人夢。欲到郎邊卻麼迴。
深院無人簾幕垂。漫裁白紵作春衣。停針忽憶當年事。羞見梁間燕子飛。
燕子引雛來去飛。楊花漠漠草萋萋。牕前睡起渾無緒。倚遍欄干日又西。

示負書

平生萬卷漫多聞。一悟中庸得本真。從此盡將覆醬瓿。只于心地起經綸。
留題祇陲僧房

回舟小息取僧房。一枕春風意味長。江上鶉鴒啼雨罷。隔洲烟樹日蒼蒼。
從姚毅夫乞酒

春來不飲動經旬。空戴陶潛漉酒巾。風雨惱春愁獨坐。提壺無事故撩人。
示提壺

藜杖芒鞋一幅巾。翛然無事可關身。一壺任醉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
武陵烟雨

桃花流水武陵源。烟雨冥冥暗一川。試問山中避秦者。不知此景是何年。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浮 沚 集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周 行 己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嚴

